

芦苇文丛

2015

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付秀莹 主编

现代年选 在场者的选择

曹文轩《凤鸽儿》

甫跃辉《普通话》

刘庆邦《银扣子》

秦巴子《大十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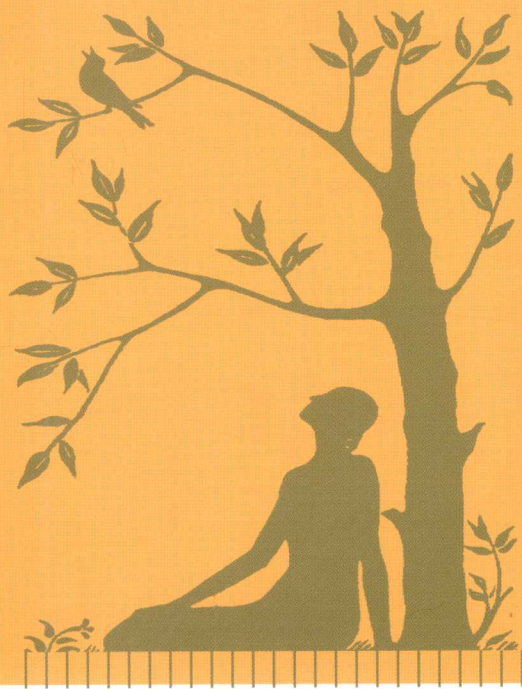
张 楚《略知她一二》

黄咏梅《证据》

李 浩《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》

王祥夫《户外活动者》

陈世旭《花·时间》





米 古 阅读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2015

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付秀莹 主编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/ 付秀莹主编. —北京:

现代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43-4293-2

I. ①2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793号

201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主 编 付秀莹
策划编辑 庞俭克
责任编辑 申 晶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8.5
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293-2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 录

凤鸽儿	曹文轩 (1)
华屋	张惠雯 (23)
普通话	甫跃辉 (36)
略知她一二	张 楚 (50)
不见	葛 亮 (64)
证据	黄咏梅 (87)
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	李 浩 (102)
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	艾 玛 (115)
失地	塞 壬 (127)
蜂	王秀梅 (141)
双人舞	姬中宪 (150)
户外活动者	王祥夫 (164)
悲剧之旅	李 黎 (171)
银扣子	刘庆邦 (184)
大十字	秦巴子 (195)
花 · 时间	
——都市蓝调	陈世旭 (208)
划痕	王 凯 (221)

夜车·····	文 珍 (233)
公民的兵法·····	叶 弥 (252)
万家亲友团·····	黄蓓佳 (263)
纪念我的朋友金枝·····	金仁顺 (273)
附录·····	(288)

凤 鸽 儿

曹文轩^①

夏望与秋虎同住一座小城，又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上读书，两人又都喜欢养鸽子。但两个人家的情形很不一样，夏望家很富，秋虎家很穷。夏望家不是一般的富，几乎算得上是这座小城的首富。而秋虎家的穷，不是一般的穷，几乎算得上是这座小城最穷的人家，穷得让人都不好意思看一眼。

两人对鸽子的喜欢程度却是一样的。

这些能在天空下展翅翱翔的小生灵，让他们无比着迷，心中，眼里，日日夜夜，总有这些小生灵在飞翔——它们的飞翔，是那么优美，那么变化多端，那么让人浮想联翩。

但懂鸽子的人，自然会对夏望家的鸽子高看一眼，甚至会在目光里流露出惊叹与仰慕。当那些鸽子傲然仰望天空时，它们在这些人眼里，几乎成了神鸽。而秋虎家的鸽子呢？他们都懒得看它们一眼——这种老土的鸽子，不值得一看。

秋虎无奈，他养不起值钱的鸽子。他的十几只鸽子，不是偶尔捡到的，就是用很少很少的钱，从别人那里买来的。最值钱的那只瓦灰公鸽，也不过就值

^① 曹文轩，江苏盐城人。北京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主要作品有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《草房子》《红瓦》《根鸟》《细米》《青铜葵花》等，被翻译为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文字，获国内外各种奖项几十种。

三斤米钱——秋虎从家中偷了三斤米，从一个老头那儿换来的。

秋虎家的鸽子全部加在一起，也换不来夏望家最不值钱的一只鸽子。夏望曾在秋虎也在场时，对那些玩鸽子的孩子们说：“他那些鸽子，换我们家鸽子一根羽毛，我都不换。”

夏望家的鸽子，据说，最贵的值三四千块钱，最便宜的也都在四五百块钱左右。怕有人偷这些贵重的鸽子，夏望家还特地养了两只凶猛的高头大狗，昼夜守着深深大院。

秋虎家的鸽子，住的地方只能叫鸽笼。是秋虎用捡来的烂木板凑合做成的，手艺又很差，挂在墙上，都歪斜着。而夏望家的鸽子，住的是鸽舍，有两间屋那么大，是专门请木匠做的。三个木匠做了半个月，用了一大堆好木材。那些木匠都有一流的手艺，但他们从未做过鸽舍，觉得新鲜，又想到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做这玩意儿，就越发地要把好手艺拿出来，把一个鸽舍做得让所有的路人见了，都啧啧称赞。

夏望家的鸽舍，居然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。

算一算，秋虎家所有家产加在一起，也抵不上夏望家这一座鸽舍。

秋虎的个儿明明要比夏望高半头，但当夏望站在他面前时，莫名其妙地，他反而觉得比夏望矮一头。当夏望眉飞色舞地向同学们说他们家的鸽子时，秋虎总是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。有时，夏望说着说着，会把眼珠儿转到眼角上看一眼秋虎，这时，秋虎像被凉风忽地吹着了似的，微微收缩了一下身体，把脸转向了另一边。

秋虎对夏望这副傲气十足的样子并不恼怒：这有什么好恼怒的呢？人家养的鸽子，本来就不是一般的鸽子。他甚至连嫉妒都没有，有的，只是羡慕，只是自愧不如。

夏望对同学说：“有的人家养的鸽子，也只能在自家屋顶上空飞一飞，要是拿笼子拎到三里地以外放了，就再也找不着家了。”

秋虎当然知道夏望所说的“有的人家”就是指的他家。夏望没有说错，他家的鸽子就是这样一些鸽子，是不能拿出去放飞的，而夏望家的那些鸽子，都是可以拿到远处去放飞的。夏望说他们家有一只鸽子即使拿到五千里以外放飞，也照样能飞回来。秋虎相信。秋虎虽然养不起这样的鸽子，但秋虎已经养了好几年鸽子了，他懂鸽子，很懂。

有时，秋虎会禁不住去看夏望家的鸽子。他在往夏望家走时，总会在心里给自己找个理由：我要到那边一个宠物商店看看狗。他走在路上时，好像心里

并没有想到去看夏望家的鸽子，溜溜达达的，一副很悠闲的样子。他还唱着那些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奇奇怪怪的童谣：

好大的月亮好卖狗，
卖了银钱打烧酒。
走一步，
喝一口，
这位大哥，
俺问你们可买狗？
……

常常，唱着唱着，就来到了夏望家附近。他不想让夏望看见，总是闪到一条小街的拐角处。在那里，他只要把脑袋探出一些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夏望家的鸽舍。

夏望家的鸽舍由四根高高的柱子支撑起来，像一座小型的宫殿一般耸立在天空下。有门有窗，有长梯可爬到上面。里面有数十个格子，那便是鸽子们的小家。鸽子们可以自由出入鸽舍。有在里面待着的，有在外面待着的。在外面待着的，有的落在鸽舍的顶部，有的落在房顶上。总有鸽子在走动，在飞来飞去。

这些鸽子叫出的声音与一般的鸽子叫出的声音都不太一样，浑厚，有浓重的共鸣声，像是从一口大瓦瓮里发出的声音，嗡嗡地让人感到震动。它们个头显得很大，体形健美，站在屋脊上，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，一副雄壮的样子。它们中，仿佛有知道自己长得不一般的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那番造型，很像是雕塑。

秋虎看着夏望家的鸽子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比较着他们家的鸽子。相比之下，他们家的鸽子，一只一只都显得有点儿矮小，远不及夏望家的鸽子神气、威风。

秋虎会很出神地仔细欣赏着夏望家的鸽子：

那些鸽子，不像其他品种的鸽子会有五颜六色，颜色很简单，要么是灰色，要么是黑色，要么是灰黑相间。那灰，灰得纯粹，那黑，也黑得纯粹。所谓的灰黑相间，只是灰色的底子上，很规则地有些黑色的点点。秋虎知道，这种颜色的鸽子，叫“雨点儿”。这些鸽子有两个显得不免有点儿夸张的肉瘤卧伏在两个鼻孔上，灰白色，带着细细的皱褶。从脑袋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聪颖和

机敏。无论是公鸽子还是母鸽子，颈上都有一圈发亮的小叶片的羽毛。那颜色像是上等钢材发出的蓝光。公鸽子颈上的那圈羽毛，尤其亮眼。

一只一只的，都让秋虎着迷。他一看就是半天，那时，他眼中一派静穆。

这一天，他正痴迷地看着，忽然有人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。他一惊，掉头一看，竟是夏望——他不知是从哪儿钻出来的。

夏望用疑惑的目光看着秋虎：“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秋虎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去那……那边看……看小……小狗……”说着，慌慌张张地往不远处那家宠物商店走去了。

夏望看了一会儿秋虎的背影，再站到秋虎站过的地方，侧脸看去，看到了自家的鸽舍与鸽子，好像立即知道了秋虎站在这里的用意，撇了撇嘴回家了。

秋虎回到家中，见到了自家的鸽子。他没有厌弃它们。他像夏望喜欢自家的鸽子一样，喜欢着这些鸽子。他默认了一个事实：他就只能玩这样的鸽子。它们也是鸽子。他将它们轰赶了起来。鸽子们似乎不太情愿，在天空飞了两圈，又想落下来。他很想看它们飞翔，就捡起地上的瓦片，不住地轰赶着。鸽子们终于知道了主人的心思和他的固执，只好放弃降落的念头，转而展翅飞向高空。它们飞着，越飞，范围越大。

秋虎仰脸看着。

不知是谁家的鸽子，看到了秋虎家的鸽群，要凑个热闹，也一起飞上了天空。紧接着，又是几个鸽群飞上了天空。小城的上空就有了几个鸽群飞出的巨大圆环。

秋虎觉得，城南的天空上，那个飞得又高又好看的鸽群是夏望家的。

秋虎的目光，暂且移开了自家的鸽群，去看城南天空的鸽群。他在心里想：如果我也有一只夏望家那种鸽子就好了……

二

这天放学后，秋虎正往家走，忽听见空中有响动，抬头一看，就见一只鸽子失去了控制，正像一团泥巴那样，急速砸向地面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一只鹰正猛地拉高，朝高空飞去。秋虎一下子就明白了：那只鸽子被鹰击伤了，那鹰本可以俯冲而下抓走鸽子的，恰在这时，他秋虎走到了这儿，它只好放弃了。

那只鸽子快要撞击到地面时，却猛地挣扎着扇动翅膀，使自己暂时放缓了坠落的速度，但却并没有能够飞起来，还是摇摇摆摆地跌向了地面。还好，在

它马上就要坠到地面时，它又更加用力地扇动了几下翅膀，最终使自己勉强地落到了地上。

那鸽子就落在秋虎面前二十米远的地方。它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后，惊慌地扇动着翅膀，想重新飞向天空，但失败了：只飞了几米远，便又重重地掉在了地上。

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，现在只有秋虎一人走着。

那只鸽子显然发现了秋虎，耷拉着翅膀，吃力地往前跑着。几次想飞起来，但都没有能够成功。它身后的地上，是它的翅膀流出的一滴滴血。它一侧的翅膀，好像被鹰击断了。在它往前逃跑时，这只折断的翅膀一直在地面上拖着。

秋虎没有发动自己的双腿以最快的速度向那只鸽子追去，而是蹑手蹑脚地向那只鸽子靠拢过去。他已经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只非同寻常的鸽子，是一只他梦寐以求的鸽子——一只与夏望家的鸽子差不多的鸽子，甚至看上去比夏望家的鸽子还要棒的鸽子。

秋虎没有见过这般体格健壮的鸽子。

一只黑鸽子，一只黑得像涂了墨汁的黑鸽子。爪子和腿是深红色的。秋虎眼睛尖，虽然他与那只鸽子还隔着一段距离，但他还是看到了它腿上套着的锡环。发现了这一点，秋虎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：这果真不是一只一般的鸽子！这脚环是由专门的机构制作的，只有那些经过论证后确定为优良品种的鸽子，才能获取这种脚环。上面有编号，这些编号，都是被一一登记的。

秋虎双手捂在胸前，闭上了双眼。

那只鸽子在行走过程中跌倒了。不知是因为太累了，还是因为伤势太重了，它居然瘫在地上不动了。

秋虎站住了。两只捂在胸口的手慢慢挪开，慢慢攥成拳头，身体慢慢向前倾去，突然起跑，向那只鸽子扑去！

鸽子听到了动静，立即扑着翅膀。奔跑了一阵之后，它勉强地离开了地面，但也就飞了四五米远，又跌落在地上。

秋虎疯狂地跑动着，离鸽子越来越近。

鸽子拼命扇动着翅膀，地上的灰尘，一团团地留在了它身后。

秋虎瞪大着眼睛，迅速地缩短着他与鸽子的距离。

鸽子稍微停顿了一会儿，再一次跑动、起飞时，居然成功地飞到了路边一堵院墙的墙头上。因它在空中飞行的速度极慢，冲上去的秋虎，高高跳起时，差一点儿就抓住了它。

鸽子跌跌撞撞地落在院墙的墙头上之后，秋虎一次又一次地跳起，企图抓住它，但，终究因为没跳到应有的高度，而未能如愿。他，弯着腰，双手捂在肚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但眼睛却一直望着鸽子。

鸽子知道了自己暂时是安全的，站在墙头上，没有再做出逃跑的动作，但神情依然极其惶恐。

这一下，秋虎可以近距离打量它了：真是一只了不得的鸽子。

秋虎只有一个念头：抓住它！

他的目光暂且离开了鸽子，在街上寻找着。他看到一个人家的门口放了一个梯子，立即跑了过去。可是，当他扛着梯子再回到院墙下时，那鸽子仿佛知道了危险，身子矮了几下之后，居然又飞了起来。它没有飞远，而是选择了离它最近的屋顶。它只是飞到了屋顶的边沿，并且差一点掉了下来，秋虎下意识地伸出双手，做出一个要接住它的动作。见鸽子稳住身体转而一个劲儿地沿着坡面逃向屋脊时，他失望地用双手拍了一下屁股，并叹息了一声。

已经到达屋脊的鸽子虽然还神色紧张，但显然知道了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，向四周张望了一阵之后，蹲了下来。

屋脊风大，它的羽毛被掀动起来——那黑色羽毛的根部却是灰黑色的。

天色渐渐暗淡下来。

鸽子想到了家，一时忘了自己的翅膀已经折断，飞了起来——当然很快掉在了屋顶上。但天色和晚风让它回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，再度飞起，这一回，它勉强飞到了另一户人家的屋顶上。

秋虎就跟着，忘记一切地跟着。他想得到这只鸽子，一心想。

鸽子挣扎着，带着受伤的翅膀，从这个屋顶飞向那个屋顶。当路灯开始亮起时，它已经飞到了这座小城的城边。房屋不再是一幢连着一幢了。天虽然已晚，但因为今天天气晴朗，月亮又出来得早，加上东一盏西一盏的灯放射出的光芒，它还能看得见。

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墓园。

鸽子站在一户人家的房顶上，犹豫着：还飞不飞呢？

秋虎在想：它还飞不飞呢？

鸽子还是飞了，但它怎么也无法飞过墓园的上空，很快掉了下去。

秋虎冲进了墓园。他在灰暗的天色下，小心地寻找了好长一阵时间，才终于看到鸽子的身影：它落在了一块墓碑上。

秋虎没有惊动它：它要是再飞起来，这样的天色下，他就可能再也找不到

它了。

他藏在一块墓碑后面，毫无声响地看着它。

它现在只是一团黑黑的身影。

到处是高高矮矮的墓碑。很远处才有灯光，墓园一片暗淡。那种墓园特有的安静，让秋虎感到害怕。但同时，他也感到庆幸：这里，这么黑，又这么静，它不会再飞了。

鸽子真的不打算再飞了。它在墓碑的顶部站了一会儿，竟然慢慢地蹲了下去。

现在，秋虎心中只想一个问题：如何才能抓住它？

他累了，倚着墓碑坐了下来。他不再看鸽子，只在心中制订着捕捉方案。

最后，他决定：用网子网住它！

他觉得，这是所有捕捉方案中最可靠的方案。

这样决定之后，他轻轻地离开墓园，回到了路灯下的街上，然后撒腿往家跑去。

他家有一张打鱼用的网。

取了网，他又马不停蹄往墓园跑。一路上，他都在担忧：它还在那块墓碑上吗？

当秋虎潜回墓园，看到那块墓碑上那团黑影时，他用手不住地轻轻拍打着胸口。他将网轻轻地放在草丛里，然后轻轻地坐了下来。他告诫自己：绝对绝对不可鲁莽，一定要在绝对绝对有把握时，才可以撒网！

现在，他需要的是耐心。他要安静地等待——等待鸽子不再有警惕，等待它熟睡。

小城越来越安静。

秋天的夜风吹着墓园的树和草，已经失去水分后的树叶和草叶，发出干燥而单调的声音。

等待中，秋虎居然有一阵时间忘记了鸽子，忘记了自己到这墓园干什么来了，在心里想着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事情。

这时刻，孩子们早已待在家中了，而他却还在阴森森的墓园里。他没有急切要回家的念头，也不用担心有谁 would 来寻找他、呼唤他。爸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，这时候还不知道坐在什么阴暗地方的一张赌桌前呢！

秋虎想起了妈妈。

爸爸因赌博坐过牢，出来后，却一如既往，还是成日坐在赌桌前。妈妈只

好走了。妈妈把他留给了爸爸，自己则带走了妹妹。妈妈对他说，妹妹小，她不带上她，就会饿死。

秋虎觉得这墓园，并不比他的家差到哪儿去。

他当然想到了夏望，夏望家的鸽舍、鸽子。

他抬头去看夜空：一个秋天的夜晚才会有的夜空，又高又干净，月亮和星星都很亮。

晚饭还没有吃，天气又凉，加上墓园的清冷，秋虎在不住地打战，他禁不住将身子缩成一团，后来把渔网也裹到了身上。

夜深了。

秋虎借着月光——那时，月亮已经偏西，他看见鸽子一动不动地蹲在墓碑的顶上。秋虎毫无根据地觉得，这时的鸽子，眼睛是闭着的。

是时候了。

他开始慢慢地、极其细心地地理顺渔网，等确定网子一定能抛出他想要的样子之后，他将它像围脖一样围在脖子上，然后，匍匐于草丛中，一寸一寸地爬向墓碑。在爬行过程中，他会不时地停住，抬头观察一下鸽子的动静。

在到达最理想的距离后，他屏住呼吸，缓缓爬起——一边爬起，一边从脖子上取下渔网。他用了很长的时间——好像是一百年的时间，才从草丛中站起来。

鸽子就在眼前，是尾巴冲着他。他甚至闻到了鸽子身上发出的气味。

他看了一眼月亮，忽地一声吼叫，将手中的网抛了出去。网十分完美地张开，在月光下，就像一颗硕大的蘑菇。网落下了，秋虎听到了咕咕咕的鸽叫声，并觉得网在激烈地颤动。那颤动，使他想起一次在城外的大河里网到了一条十几斤重大鱼的情景——就是那样的颤动。

毫无疑问，他网住了那只鸽子。

他没有将鸽子从网中取出，而是将网慢慢收紧，最后系了一个大疙瘩，然后背着网，迅速地跑出墓园。网在其中的鸽子不住地咕咕咕地叫着，并挣扎着。

当他走到街上，踏上回家的路时，已不见一个行人。

好寂静，好空旷！他的身体微微一抖唱了起来，用的是夸张到扭曲的腔调，听上去更像是号叫：

一去二三里，
先生去买米；

烟村四五家，
先生米到家；
亭台六七座，
先生米下锅；
八九十枝花，
先生铲锅巴。

一扇窗子忽地打开，随即传来一声吼叫：“深更半夜的，嚎什么嚎！谁家的小神经病！”

三

夏望上学，常常会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。那鸽子被一方手帕不紧不松地包着，无法动弹，但看上去却又很舒服。不用笼子，只用一方手帕，就可以轻松地带上鸽子，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，不是谁都会的。夏望家几乎是请了一个常年帮着养鸽子的用人。这个用人玩了一辈子的鸽子，样样在行。他每天都会来一趟夏望家，除了清扫鸽舍，还负责安放鸽子下蛋的草窝等事情。用手帕包住一只鸽子，就是这个用人教给夏望的一个简捷的方法。

上课前，夏望会解开那方手帕，然后双手抱住鸽子，轻轻往天空一送，那鸽子早习惯了这一套，马上打开翅膀飞了起来。也许是觉得自己解放了，也许是向小主人告别，鸽子会在空中，发出响亮的扇动翅膀的声音：噼噼啪啪！

在将鸽子抛向天空之前，夏望会煞有介事地往套在鸽子腿上的环里塞一封信。那上面写着：今天晚上我想吃红烧肉。或是：放学了，我要在外面玩一会儿。这些话没有多大意思，而且很无聊。但夏望愿意当着他的同学这么做。他只是告诉同学们，他家的鸽子腿上是有关节的，这环上有编号，是专门的机构制作并发放的；他家的鸽子不是一般养着玩玩的鸽子，是能放飞的，是可以送信的。

同学里头，有养鸽子的，有不养鸽子的，养的，不养的，都很羡慕夏望。

这一天，当夏望又用一方手帕将他家的一只鸽子带到学校时，一直在旁边看着的秋虎忽然说：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

秋虎的声音微微有点发颤。

立即，一张张面孔转了过来，吃惊地，疑惑地看着秋虎。

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……”在那么多的目光之下，秋虎的声音变小了，

仿佛自己在说一个谎言。

孩子们看了一阵秋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又一个个将脸转过去看夏望手中的鸽子了。

“你们不相信吗？”秋虎嘀咕着，“不相信拉倒！反正，我有一只这样的鸽子……”

没有人掉过头来。

秋虎觉得这些同学很可笑，更觉得自己很可笑：明明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，为什么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呢？

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

秋虎的声音特别大。

孩子们不得不再一次地回过回头来看他。

秋虎用手指着夏望手中的鸽子：“我也有一只这样的鸽子！”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很长时间，这个动作好像固定在了那儿。

夏望看也没看秋虎，正解开手帕。就在大家还在疑惑地望着秋虎时，天空传来了响亮的扇翅声。那扇翅声就像有人在晴空里拍出的清脆的掌声。

孩子们的目光一律转向了天空。

那鸽子在学校上空盘旋了两圈，往城南飞去了。

孩子们开始往教室走去。一路上，有同学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：

“他尽吹牛！”

“他家都穷成那样了，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鸽子？知道这种鸽子多少钱一只吗？”

“他爸赌钱，把老婆都赌输了。”

“这是你胡说！人家妈妈是离婚，好不好！”

“这有什么差别吗？反正，他不可能有那样的鸽子！”

……

第二天，秋虎用手帕大小一块布，包了那只鸽子来到了学校。他早已留心夏望用手帕包鸽子了，并多次在自家鸽子身上做了试验。现在已包得很好看，并且很可靠了。

一个懂鸽子的孩子看到了秋虎的鸽子，一阵惊愕，随即跑开，来到一群孩子中间：“秋虎真的有那种鸽子，很棒！”

孩子们犹豫了一阵，立即向秋虎跑过来。

当有几十个孩子围住秋虎时，他把鸽子举了起来。

那只鸽子的头型十分优美，鼻孔上的两块肉瘤，几乎有蚕豆瓣儿那么大，颈上的一圈细毛，发出似蓝似紫似金的光泽，两只眼睛琉璃一般亮。

秋虎一声不吭，就这么举着，慢慢地转动着身子，好让所有孩子都能看清楚他的鸽子。

他的脸上写着：我骗你们了吗？我是不是有这样一只鸽子？

夏望只膘了一眼秋虎手中的鸽子——膘一眼就够了，就知道了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鸽子。他没有恼火，也没有嫉妒，但有点儿失落。

“能放飞吗？”有孩子问。

不知为什么，秋虎举得硬邦邦的胳膊，显得有点软弱了。最终，他把举在空中的鸽子放了下来。

“能放飞吗？”有孩子追问。

秋虎答道：“现在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秋虎答道：“我才得到的，它还没认家呢。”说完，他往校外走去。他要把鸽子送回家。路上，他的心一直发虚：那天晚上，鸽子在网中拼命挣扎，使那只本来还没有彻底折断的翅膀彻底折断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飞上天呢？

四

秋虎得到了一只相当不错的鸽子，这一消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没过几天，几乎传遍了这座小城。

城西边上的邱叔听说了，就来到了秋虎家。养鸽子的人，都想见识见识那只不一般的鸽子。但秋虎不让看。

“你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只鸽子呀？”邱叔拍了拍秋虎的脑袋问。

“我有！”

“有，为什么就不能让邱叔看一眼呢？”

秋虎不知道怎么回答邱叔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从里屋传来了鸽子的叫声。

这叫声正是那只鸽子发出的。它现在被关在一只笼子里。

邱叔一听，点了点头：“还真有。”他是小城里最懂鸽子的人，只要听听鸽子的叫声，就能知道是什么样的鸽子。

“只是看一眼，怕我抢你的呀？”

秋虎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拒绝了邱叔的请求。

邱叔拍了拍秋虎的头，一笑，走了。但刚走出门，又回过回头来，看着秋虎的眼睛说：“莫非，这只鸽子是只有毛病的鸽子？”

这句话一下子击垮了秋虎。他把头低下了。

邱叔重新回到屋里：“还是让邱叔看看吧，也许，邱叔有办法呢。”

秋虎往里屋走去。

邱叔跟着。

秋虎把放在地上的笼子提给了邱叔。

邱叔一看到那只鸽子，顿时两眼放光。他盯着它看了半天，又打开笼门，将它抓住，仔细察看了它的眼睛、鼻孔，又扯开它的翅膀、尾巴，看了半天，点了点头：“这只鸽子，不得了啊！”他又看了看它腿上的环，“你知道这是哪里的鸽子吗？”

秋虎只看清了那环上的编号，并没有太注意它的归属地，朝邱叔摇了摇头。

“这不是写着吗？台湾的。”邱叔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这里与台湾的距离，“相隔几千公里呢！我猜测着，是那边的人，将它带到这边放飞的。敢这么远，又隔着大海放飞，可见这鸽子的主人心里很清楚它的本事。”他早看到了它耷拉着翅膀，“八成，遭鹰打了，不然，这样的鸽子，怎会落在你手里呢！”

秋虎点了点头。

邱叔叹息了一声：“是只好鸽子，只可惜残了。”他检查了一下那只折断的翅膀，“要想让它再飞到天上……”他没有再往下说。

邱叔离开时，秋虎对他说：“邱叔，不要对人说它不能飞了。”

邱步不明白，可又有点儿明白，点了点头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邱叔隔几天就来看一次这只鸽子，目光里有欣赏，也有惋惜。这一天，邱叔对秋虎说：“孩子，你把这只鸽子让给邱叔吧。”

秋虎稍微吃惊了一下。

“你留着它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它飞不起来了——永远飞不起来了。就是能飞起来，你也难让它认你的家。这种鸽子的秉性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你养它三年五载，以为认你家了，放到了天上，即使今天不飞走，过些日子也要飞回原来主人家的。你又没有配得上它的鸽子跟它配对下蛋孵小鸽子。你留着它，有什么用处？我知道秋虎心里想有这样的鸽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是一只公鸽子，我那里正好有一只落单的母鸽子。我那里不缺公鸽子，而且都是一些不错的公鸽子，可是，那只母鸽子实在太不一般了，那些公鸽子不配，就是配对成了，